

贺龙纪实

——不为人知的奇闻

Buweirenzhi De Qiwen

朱公孝 著

Henan Wenyi Chubanshe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朱公孝 著

贺龙纪实

不为人知的奇闻

河南文艺出版社

725/311

192

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龙纪实:不为人知的奇闻/朱公孝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 - 80623 - 251 - 6

I. 贺… II. 朱…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6000 印数 1—3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4.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1. 龙入大海	(1)
2. 我是贺龙	(21)
3. 五举义兵	(39)
4. 大姐贺英	(63)
5. 仍是三千	(85)
6. 再加上我	(106)
7. 火龙飞腾	(127)
8. 杀人魔王	(144)
9. 内忧外患	(169)
10. 苗寨烽火	(188)
11. 挺进湘西	(207)
12. 收张振汉	(227)
13. 龙山钓鱼	(245)
14. 神来之笔	(265)
15. 八年重逢	(287)

1 龙入大海

长江之滨的武汉三镇，古有“九省通衢”之称，浩荡的长江和汉水及京汉铁路，使它成为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经济也较为繁荣。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废除清朝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武汉成为中国的名城。而今却是一片萧条景象，就连那以卖市民最爱吃的热干面和豆皮而闻名遐迩的两家老店，也门前冷落了。街上走过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警，肩上刺刀明晃晃的，十分瘆人。各交通要道口都站有持枪的士兵及警察，一些身着便衣的人，有的徘徊在街道上，有的守候在楼上窗口处，审视着过往的行人，街上还不时出现一些警察和便衣，威风凛凛地押送着五花大绑的人，这种恐怖气氛令人不寒而栗。

这时从恐怖气氛笼罩着的汉口市街上，走出一行客商，直奔长江码头而去，其中有一位身材魁伟的阔人，年约三十来岁，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围着宽羊毛围巾，戴了一副深茶色水晶眼镜，嘴上一抹青茬像刚刮过胡子，脚上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风度潇洒，步履不紧不慢，沉稳地向前走着。有位账房先生模样的人紧伴在他身旁，还有几位商人模样的人前后左右伴随着这位阔人。当他们走到一条巷道口时，只见那地方拥挤着一大堆人，都在指指

点点地望着墙上贴的一张大布告，人群里的话语中透露出南昌暴动等的语句，不禁引起了这位阔人的注意。他走拢去想听听那些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与他同路的人急于赶路，根本就没留意这些人在说什么，当他们走过去后，发现那位阔人没来，就又折返回去围拢到那堆人后边。那位阔人拨开人群挤上前去抬头一看：哟！原来是一张门板大的通缉令，南昌暴动总指挥贺龙的照片赫然贴在布告的左上角。

“查匪首贺龙，原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中将军长，该匪背叛党国，赤化军队，聚众暴动，图谋不轨，纠集众匪，任暴乱总指挥。于江西南昌兴兵作乱，率三万余众攻打广东，我各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于潮汕地区，击溃匪部。匪首贺龙，潜逃港沪。据报近日潜入鄂境，贼心不死，妄图死灰复燃。兹奉蒋总司令谕：通令各地军警严加追捕缉拿归案，特重赏十万银元缉拿贺龙。望我全国军民密切注视贺匪行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悬金以待莫失良机，凡我军民人等如知情不报或隐匿者严惩不贷！”

他看完后挤出人群示意众人向码头走去。只见长江码头一带岗哨林立，搜查得很严，众人见此情况有点迟疑，他镇定自若地往前走，边走边解开大衣纽扣，敞开大衣，走到哨兵面前，撇着官腔道：“喂，快来检查，我要赶船！”那哨兵端着枪，见他衣着十分阔气，神气十足，于是压低声音说：“请你家赏几个烟钱！”他不屑地一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啪一下捂在哨兵的手心里，哨兵于是一迭声地：“谢谢你家！谢谢你家！”躬身让他们过去。这位阔老拍了下哨兵的肩膀说：“注意哟，莫让姓贺的走脱喽！”哨兵手里紧攥着那块光洋，喜得张开嘴巴笑道：“你家放心！莫说贺龙，就是神仙也走不脱！”阔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与众人一起从哨兵面前走了过去，登上了预先订好的一艘轮船。

轮船上的水手一见这位阔人上船，马上机警地使了个眼色，赶紧把他送进账房里去。账房先生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打算盘，见有人进来就扭转身上下打量了对方一阵后，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试探着问道：“请问，先生贵姓？”

他端坐在那里，脸对着窗口望着茫茫的江水，点点头道：“姓王。”

账房先生再仔细盯了他一下，抿着嘴轻轻地摇了摇头，伸出头见附近没人就笑道：“贺将军莫旋坛子嘞。川东连三岁娃儿都晓得你的大名，你为咱中国人扬眉吐气哟。中国的贪官污吏太多了，对外国人一副奴颜媚骨，对中国老百姓作威作福，只有你敢在东洋人和西洋人头上动刀子。你一换便服就有大名堂。四年前你率领第一混成旅驻扎在涪陵时，化装成大老板，登上偷运军火的日本宜阳丸船上……”这时一艘巡江划子紧紧地追了上来，账房先生见势不妙，向他郑重叮嘱道：“将军，请你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天大的事由我们顶着！”这时划子已经靠拢，水手们急中生智慌忙把拉汽笛的绳子搞断，一群端着枪的家伙一拥而上，凶神恶煞般地责问：“为什么不拉汽笛就开船？”账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你们看，绳子断了没法拉汽笛，我们正在接嘛。”水手们也跟着说：“搭船的人都是回四川过年的。”为首的头目拿出贺龙的照片在旅客中对照检查，威吓道：“南昌暴动的头子贺龙，最近潜入汉口，他率领的二十军曾在武汉驻扎过，好多人都认识他，要是走脱了，要砍脑壳哟！”账房先生眯着眼心想只有破费些才能打发走这帮瘟神。赶紧跑进账房抱出十条香烟来，点头哈腰地赔着小心说：“各位辛苦了，请多包涵！多包涵！”

四年前一个夏日的夜晚，贺龙面对着奔流不息的长江，忧心忡忡，拿着四川《国民公报》在思虑：“这些军阀为一己之利，投靠帝国

主义，互相残杀，连年混战不止，使老百姓惨遭祸殃。”他愤慨地把报纸摔在桌上，自言自语道：“只有实行孙中山的主张，全国统一起来，把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赶出去，中国才有出路！”

“报告，我回来了。”一位穿着便服的青年跑得汗流浹背地来到门口，贺龙见是自己派出的侦察参谋回来了，忙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把自己的茶杯递过来，为他挥扇说：“辛苦啦！”瞿参谋接过茶杯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用袖子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慌忙双手抢过扇子，望着将军迫不及待地说：“有一紧急情况，坐镇武汉的吴佩孚接到四川北军的急电：‘务于4日运枪弹抵渝，即行反攻，否则危矣！’他马上派得力的军械处长张远珩负责押运军火，由日本宜阳丸、云阳丸两轮船装运大批军火开往重庆。我得知后日夜兼程跑回来报告，明天早晨这两艘日本轮船就将驶经涪陵……”

贺龙立即赶到前敌总指挥部商讨对策。有人说，放船对我军不利，扣船怕惹下麻烦，不如强迫两船返回武汉。贺龙激动地把手一挥说：“不能轰回去，要扣船！没收全部军火。我们也正缺军火嘛。最重要的是这批军火是吴佩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是孙大帅的革命军队，一定要给敌人来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嘛！”

接着贺龙提出扣船的办法：日本船商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派些人化装成商人，说从重庆下来办货，如今打仗回不去了，愿多给钱请求搭船回去。日商为了赚钱准会愿意，只要上了船就由不得他们了。大家认为这个办法较好，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下宜阳丸，另一位旅长周西武负责扣下云阳丸。

贺龙回到旅部连夜召集部属交代道：“日本的宜阳丸号轮船明天拂晓开到涪陵，船上装满了吴佩孚用来打我们的军火，我们要把船扣下，没收全部军火。现在我宣布兵力部署，派一个加强连（一

连步兵加一排炮兵)在荔枝码头设伏,要瞪大眼睛盯住宜阳丸,决不能让它龟儿子逃脱;我扮演大老板,带四个班的‘老百姓’上船,这一仗只准成功,不能失败。从现在起全旅进入战斗状态!”

第二天拂晓,江面雾蒙蒙,马达隆隆声由远而近,两艘日轮已开了过来,码头一些客商高吼着愿出大价钱搭船去重庆,日本人打手势要他们上船。贺龙穿得很阔气,挥着文明棍,显然是一位大老板,卫士们紧傍着,他首先由小船攀登上日轮,紧跟着七条划子上的“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上了轮船。贺老板威风凛凛地挥动手杖,指挥上来的人,很快地控制了驾驶台,机舱、船长室、货舱、各通道口及甲板上都有人把守,贺龙把手杖一挥吼道:“检查!”

那位日本船长自从在中国航行以来,还没人敢检查他的船,他非常生气地质问道:“我的船经过各大口岸,从没受过检查,你是什么人,胆敢检查我的船?”

贺龙轻蔑地笑了一下,理直气壮地怒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中国的长江,决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的船横冲直闯,更不准你们运杀人武器来残杀中国人!”

不可一世的日本船长竟然遭到如此的抢白,他气急败坏地拔出手枪要向贺龙开枪,却被手疾眼快的卫士“砰”的一枪当场击毙。贺龙率领的官兵紧接着一齐怒吼道:“不准动!”船上其余的人都被镇住了,面对着黑森森的枪口,没人再敢反抗了。贺龙手下的人立即行动,抓获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张远矶和两名日本船主领江,并搜查出八十二万两千发子弹,三百发炮弹,还有九十支手枪。

这一大快人心的事,立即使涪陵城沸腾起来了。当贺龙将军走上码头时,码头上已是人山人海,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人们纷纷向这位硬骨头将军致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向他欢呼。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欺侮的中国人民今天扬眉吐气

了，涪陵各学校的师生高擎写着“向贺将军致敬”、“誓死捍卫中国主权”、“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横幅，众人手上都挥动着各色的小旗，他们是赶来参加看押宜阳丸的。在人们一再的请求下，贺龙被大家簇拥着，站到高处，捋了下八字胡，激昂地说道：“各位父老乡亲，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东洋鬼子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偷运军火，帮助吴佩孚打内战，让中国人互相残杀，坐收渔人之利。我们要打倒这些乌龟王八蛋，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中国才有出路……”

从宜阳丸船上搬下来的军火，堆成了一座山，用这些军火要杀死多少万中国人啊？但遗憾的是，和贺龙将军同时行动的周西武旅长，由于胆小怕事，不仅没扣下云阳丸号船，连被他派上船的军官也被日本人捉去了。

日本人决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北洋政府和云南、四川当局不顾与孙中山和熊克武处于交战状态，接连不断地向孙中山及四川救国军方面发去疏通的电报和函件，为日本公司向贺龙说情的达官贵人纷纷登门求见。贺龙拍着桌子大发脾气道：“今后谁来为日本人求情一律给我赶走！这些人太可鄙了，为了两个普普通通的洋老子连脊梁骨都没有了，太没中国人味了！更可悲的是竟没一个来为那位为吴大帅卖命的堂堂军械处长张远矶这样一个中国人说一句求情的话。来人哪，把张处长给我请来！”

张远矶战战兢兢地被押到贺龙面前，贺龙摸着胡子微笑道：“张处长，这些天吃得好、睡得好吧？想家不想哟？”张远矶知道这位威名远震的贺胡子的厉害，于是苦苦哀求道：“小的罪该砍头，请将军高抬贵手饶我一命，这是我的认罪书。”双手递了上去，贺龙哈哈大笑起来：“给张处长上茶，那么多大脑壳向我为两个日本普通

商人求情,却没有一个人为你这位中国人说一句话,这也太不像话了。今天我贺胡子宽大你,送你盘缠回去,从今往后要长点中国人的志气!”以严厉闻名的贺龙竟释放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这太出人意料了。

日本政府驻宜昌的总领事贵布根赶到涪陵来了,他盛气凌人地质问贺龙:“宜阳丸的船主领江和买办等六个人失踪,听说被杀了,应由谁负责?你应马上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等二人,按领事裁判权应由日方处理。”贺龙严肃地指出:“日人失踪我方概不负责,是日本人开枪拒绝检查,我军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我方也有失踪和伤亡,请问贵领事应该负责哪个?莫非你们日本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高贵?扣船嘛,我们已给日清公司寄了抗议函,如何进行处理,我们写得一清二白。日商必须赔礼道歉公开承认错误,赔偿我军一百万元,才能放人!”贵布根责问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贺龙一听火冒三丈,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吼道:“什么罪?私运军火,参加中国内战,犯的是砍头罪!”贵布根这个纸老虎吓唬不倒贺龙这条真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那两个日本人一直被贺龙关押着,部队走到哪里就把他们押到哪里,直到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回到湖南后,日方愿赔款和赔礼道歉,贺龙才把扣押一年多的两个日本人放了。

贺龙率领全师官兵开到湖南,在沪爆发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了“雪耻会”。湖南当局赵恒惕进行残酷镇压,而在贺龙管辖的澧州一带掀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潮,长沙《大公报》报道:“贺龙将军以五卅惨案举国悲愤,沪上罢工自应援助,俾克坚持到底。近捐助三千元并致电上海、长沙,坚决支持反帝爱国运动,贺部第二旅长贺敦武亦致电上海、长沙等地;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令人不胜发指,敦武乃一

介武夫，愿率数千健儿誓为后盾……”赵恒惕对此大为不满。接着日本驻长沙领事又以驻津市贺部刘超雄团长受贺龙指使，强令当地商家不准与日商往来，造成日商戴生昌号轮严重亏损，向湖南省政府提出抗议。赵恒惕立即电令贺龙迅速查处。贺龙当即复电云：“此乃爱国行动，无可非议，日领事所告查无实据，显系日商捏词诬告，必须严词诘责。”

当贺龙率所部开到沅陵以后，赵恒惕就听说他把清朝为英国立的大石碑炸毁了。那是贺龙初到当地，见旧府衙前有一块为辰州教案设立的两公尺高的大石碑。他仔细看了碑文又详细询问了当地人这碑的来历后，把肺都快气炸了，气得大骂道：“通你个娘！来人！马上把碑给我炸掉！这简直丑死人了！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快炸掉，一丁点儿也不能留！”

原来 1902 年有两个英国传教士唆使一个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使当地死亡一千多人，人们晓得疫病的起源后，怒不可遏，一呼百应，抓住那个坏女人，拥入教堂将那两个传教士活活打死。英国政府不答应了，清政府马上把辰州官吏撤职查办，杀了两个参将、两个游击，逮捕了无辜的老百姓三百多人严刑拷打。更惨无人道的是将十名百姓捆在一起用炮轰死，令人惨不忍睹！英政府除了勒索中国政府一万英镑（折合白银八万多两）外，还强迫清廷刻了这块侮辱中国人的大石碑。

一桩又一桩的事件令赵恒惕非常头疼，英国领事继日本领事之后也找上门来抗议了，赵恒惕立即派省府官员陪同英国领事赴澧州气势汹汹地来找镇守使贺龙算账。贺龙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因为前不久他的一位连长在津市查获了一起英国商人偷运军火和鸦片的案件，当场全部没收了那批军火和鸦片。他却佯作不知，不卑不亢地把他们让进客厅入座，寒暄了几句后，英国领事拿

出一张货物损失清单交给贺龙道：“敝国商人在津市被贵镇守使部下抢劫一空，请阁下如数偿还被抢去的货物！”贺龙捋着胡子看了一下清单，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交代手下道：“快去查清事实真相！”过了一会儿，那位军官跑来报告道：“我们的人确实是在津市查抄了一位英商的货，但这些货物中不少是枪弹和鸦片。”贺龙听了向英领事抖了抖清单微笑道：“这张清单上并无军火与鸦片，请问贵大使这些货是否要偿还？”英领事耸耸肩道：“当然要偿还。”“那就请将这些货物补写上，并请签上贵领事的大名。”英国人马上照办了，想不到贺龙接过清单把脸色一沉拍着桌子大发雷霆道：“我正在追查偷运这批军火与鸦片的罪犯，想不到你们竟恬不知耻地找上门来了。告诉你们，为了维护我国的尊严，货物全部没收，罪犯要缉捕归案严加惩办！”英领事理屈词穷，省府官员吓得目瞪口呆。一起夹着尾巴逃之夭夭。

赵恒惕对这位桀骜不驯的贺龙再无法容忍了，决心将贺部一网打尽，他任命叶开鑫为讨贺总指挥，派四个师分三路对贺部进行讨伐。

贺龙的这段反帝爱国的壮举是深得民心的，也正由于此，他这次在去洪湖的船上才会遇难成祥，也可说是得道多助吧。据省委告知这条船是四川的，船上有共产党员和不少党的同情者，而那位账房先生，据后来了解只是一位崇拜贺龙的人。

轮船走上水比较慢，坐在船上的人没事都聚在一起“摆龙门阵”，贺龙和水手们搞得很融洽。船在江上驶了一天，前边快到观音洲了。船上工人恨透了那里的团防队，有个人气愤地骂道：“老子日他先人板板，每次经过观音洲，那些龟儿子都要逼着老子们靠岸，上船来翻包包，敲诈勒索。”贺龙了解到那队团防只有十几个人，十一条枪，于是胸有成竹地向水手们说：“请哥子们到观音洲

靠岸，我们上岸去理理抹抹他们，等下儿我们要得吗？”水手们点头说：“要得！”贺龙悄悄向周逸群说：“把那十条枪搞来要得吗？”周逸群有点犹豫地说：“我们只有两支短枪能行吗？”贺龙望着他嘿嘿笑道：“手上有把菜刀就行，何况还有短枪在手呢？”

轮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一行人径直朝观音洲团防队走去。团防队长见一些人簇拥着一位阔人，大步朝这里走来，以为是大官路过观音洲顺便到此地来视察的，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准备列队欢迎。团防队员平时吊儿郎当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在队长急促的哨音和拼命的吼叫声中一个个一路歪斜地拖着枪，大口地喘着粗气跑来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在他一长串口令下队伍站成了班横队，他刚准备跑步去向大官报告，谁知这位大官已走到他身边，狠劲抓住他的手，摘下墨镜，瞪着他问：“认得吗？我是贺龙，来向你借几条枪用用！”妈呀！这一声“贺龙”如五雷轰顶，哪料想迎来的大官竟是他老人家，北伐的名将，南昌暴动的总指挥，连蒋总司令汪主席那些大脑壳都怕他，何况我这针尖大的队长呢！他吓得慌忙下跪却软瘫在地上，浑身像筛糠似的跪都跪不成气，嘴里结结巴巴：“我……我……”连一句话也说不成。站在贺龙身旁的卢冬生发现有一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他举枪砰的一声撂倒在地，贺龙身后这几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趁势冲上前去，把团防队员手中的六支汉阳造长枪、四支驳壳枪夺了过来。贺龙风趣地说：“给他打张借条嘛，写上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十支枪，二百发子弹。”说着把队长拎起来点着他的脑壳警告道：“你以后若再欺侮平民百姓，小心我要你的脑壳哟！”

船上的人望见他背了十来条枪走上船来，高兴地说：“哟，没想到这么快当。这么多枪打一个转身就到手了，真是名不虚传喽！”贺龙摸摸胡茬嘿嘿笑道：“多亏哥子们的帮助哟！”

船又继续逆水而上，走了一段水路后，1月9日，贺龙一行就要在反嘴下船了，他深情地向水手们告别：“多谢各位，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了这里，后会有期喽！”水手们摆着手道：“谢啥子嘛，都是自己人，盼望你这条龙，两天能搅他个天翻地覆，让我们这些人都能过上好生活嘛！”

贺龙等六人带着船工们的期望，挥手告别了这些热忱的水手们向岸上走去。大家对洪湖这块土地虽然向往却是陌生的，洪湖这一带是水网地区。他们望着前边村镇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因为对反嘴的情况不了解，不能贸然闯进去。并且还带有六支长枪，目标大容易招风。贺龙望着茫茫的洪湖做了个绕道而行的手势，于是大家就从田间小路绕过村镇往前走，走着走着没路可走了，这可怎么办？贺龙在武汉时，恰巧贺锦斋派人来给省委送黄金，因为他们搞到一千多两黄金，特送来给省委作经费用的。贺龙通过来人了解到贺锦斋在洪湖藕池一带打游击，拉起了一支一百八十人的农民武装。他和周逸群决定去洪湖，省委书记郭亮已通知贺锦斋派人来接贺龙，但是现在贺龙等人眺望着白茫茫的湖水，只见成群的野鸭时起时落，那沙洲上的芦苇丛在随风摆舞，这些风光与人们的心情很不协调。大家焦急地望着，殷切地盼着：“贺锦斋哟，你现在在哪里？”

贺锦斋是贺龙的堂弟，年已二十七岁，是他手下的一员儒将，身材瘦长，英俊潇洒，文质彬彬，从外表很难看出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青年将领，倒很像个秀才。他很有才干，无论在何种艰险中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酷爱读书，行军时骑在马上也手不释卷，他出口成章，常在军中即兴赋诗，脍炙人口，人们都很羡慕他的才华。按他自己私下说，他能有今天这点学问多亏了贺龙大哥的资助。他从十八岁跟贺龙当兵，一直当到二十军第一师的师长，从没

离开过大哥，兵败潮汕才使他们天各一方。

“哎，锦斋哟，你派的人怎么还不来哩？”周逸群在念叨着，贺龙拍着他的肩头道：“莫急嘛，会来的。”这时从芦苇背后划出一条船来，慢慢悠悠地向他们划过来，靠到岸边，双方一对话，果然是来接他们的。大家上去坐稳后，划船的人再不像来时那样慢，而是拼命地将船划得飞快，箭一般地射向湖那边的一个村庄。只见村口站了很多的人，为首的一位穿着长衫的瘦长个，像位教书先生，他没等船停稳就急不可耐地一个箭步蹿上船来，紧紧地抱住贺龙，激动得两眼流出泪来，满怀激情地嚷道：“大哥啊，我们的总指挥啊，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他又扑向周逸群，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逸群哪，周主任，我们是三辈子的缘分哪，又重逢喽！”说完走到岸边向那群人挥臂大喊：“我们的总指挥来喽！”

贺龙拉着锦斋走上岸来，锦斋告诉他队伍里还有几个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兵。贺龙激动得挥舞着双臂用他那洪亮高昂的声音大喊道：“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喽。当年在湘西三起三落，终于拖起了一支两万人的队伍，这是我十年心血的结晶。跟上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队伍被敌人打垮了，我虽然非常心疼，但我不服气，我一定要再拖起一支党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与蒋介石见个高低。你们干得好啊！比我干得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队伍要不要啊？”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贺龙摸摸胡子笑了：“大家别口口声声的总指挥，以后就喊我贺胡子好喽。我这胡子哟，是为了替蒋总司令省十万大洋才剃掉的，要不剃可能会被他们十万光洋把我的脑壳买去，我就来不到这里喽！”他幽默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把随他一起来的人向大家一一介绍道：“这位是周逸群，贵州铜仁县人，他从黄埔军校带了一个宣传队来，我就把他们留下了。官衔嘛，原是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

第三师的师长,今天与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又重新会合。”说着把两人搂在一起。“这位是史庶元,也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原是叶挺将军的十一军里的一位团长。能说能干,老党员喽。这位是腾树云,是你们贺师长手下的警卫营长,老部下喽。这位是卢冬生,湖南湘潭人,和井冈山上的毛委员是同乡,是个武将哟。这位是张海涛……”

夜深人静,贺锦斋住的屋里仍然亮着小油灯,他正和贺龙在谈心,两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都急于想知道对方死里逃生后的一切。贺锦斋沉痛地回忆道:“……据说你的警卫营营长刘力劳率一排人押送总指挥部作财政经费用的大批银元,从水上驶往炮台,遭国民党军舰的袭击,力劳和全排官兵英勇奋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唉,进军广东,人生地不熟,要是把那两万多人拖到湘西去,是不会失败得那么惨的!”贺龙摸着胡荏感情深沉地接住话茬道:“是喽,8月1日起义的当晚在二十军部开会,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和我,还有苏联随军顾问纪功等参加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我发表意见说:‘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搞得好,有基础。到那里不致在炎热的夏天千里行军,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但是南下广东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前就决定了的方针,我的意见没被接受。8月底27日攻克瑞金后,在锦江中学里由谭平山、周逸群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接着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相继讲了话,他们赞扬了贺龙反对军阀,反对列强,支持工农的一贯表现;